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二十四)

吴伟明 译

魏建新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保〕伐佐夫	
一个保加利亚妇人	员
他来了吗	愿
〔保〕拉迪契科夫	
面包	愿
〔保〕斯塔马托夫	
各各他	源
〔保〕明科夫	
眼睛能透视的女人	通
〔保〕约夫科夫	
阿尔贝娜	殒
〔保〕埃林·彼林	
安得列什科	愿
〔保〕斯塔内夫	
小偷和狗	愿
〔保〕海托夫	
山羊角	员
〔波〕贡布罗维奇	
宴会	员
〔波〕科诺普尼茨卡	
烟	员

〔波〕鲁德尼茨基

清流 员源

〔波〕伊瓦什凯维奇

菖蒲 员远

一个保加利亚妇人 ——历史纪实

〔保〕伐佐夫

好啊，大娘，真是英豪！

——民歌

—

1876年5月10日，波特夫的起义队伍在伏拉察邻近巴尔干山的沃拉峰被击溃了，而波特夫本人也被凶残的契尔卡斯头目强巴拉兹所率领的侦缉队的子弹所击毙。正是那一天下午，在伊斯克尔河左岸，留提勃罗德村对面的地方，站立着一大群来自那个村庄的妇女。她们正在等着乘船过河去。她们当中大多数人不大清楚出了什么事，甚至有的人不关心这些。两天来喧嚣的侦缉队从伏拉察到这里穿梭般地来来往往，并没有打扰她们，她们还是照样到地里干活儿。真的，这里只有女人；男人们是不敢出门的。尽管起义队伍和侦缉队作战的地点距离留提勃罗德还十分远，然而流言也传达到了这里，引起了不安，使男人们全都小心起来了。今天，有几个土耳其兵到村子里去捉拿嫌疑分子；在岸边的渡口上，也有几个士兵监视往来的过客。这时船正在对岸，村妇们不耐烦地待船回来，好载着她们过去。终于船开回来了。留提

— 员 —



勃罗德村派来的船夫把桨往河里一撑，让船在岸边停稳，对妇女们喊道：

“喂，婆娘们，快点上船吧！”

此刻，在通往契洛佩克的大路上出现了两个骑着马的宪兵。他们飞快地跳下马，驱散了准备上船的妇女。一个年老的肥肥的土耳其宪兵把皮鞭抽得震天响，破口大骂起来。

“往后退，异教徒猪猡们！快点滚开！”

妇女们全闪开了，预备等下一趟船。

“从这里滚开！下贱的家伙们！”另一个宪兵喊道，说完就冲过去抡起鞭子打人。妇女们惊叫着纷纷逃开了。

此刻船夫把马牵上了船。宪兵们也上去了。那个胖子对船夫恼怒地喝道：

“一只母狗也不允许你摆渡过去。你们全都给我滚开！”他恶狠狠地朝她们挥着手。

妇女们听到了这番话，全都垂头丧气地向着田边转回去。

“老爷，等等，等等，我求求你！”一个村妇从契洛佩克那个方向跑了过来，大声叫道。

宪兵们盯着她看了一下子。

“你要做什么，老婆子！”胖子以保加利亚语问道。

她是一个约莫六十岁上下的妇人，高高的个子，骨骼突出，像男人的样子，手里抱着一个用破粗毯裹住的孩子。

“让我过河去吧，老爷，请让我过去吧！愿上帝赐福给你，赐福给你和你的孩子们！”

“是你吗，伊利察？嘿，你这个异教徒！”他认得她，因为在契洛佩克他曾替他做过奶酪酥饼。

— 圆 —



“是我啊，哈吉哈桑老爷。看在这个孩子的面上，请让我过河去吧！”

“你带这条小虫上哪儿去呀？”

“这是我的小孙子，哈吉。他的妈妈早就死了，他正在生病……我要去修道院。”

“你要去那里去干什么？”

“去做祈祷啊，哈吉，去祈求上帝保佑他健康。”村妇用非常惊惶的眼色苦苦哀求着。

哈吉哈桑老爷与他的伙伴在船里坐下了。

船夫拿起了桨。

“老爷，看在上帝的面上，发发慈悲吧，想一想，你也是有孩子的呀！……我们也为你做祈祷！”

土耳其宪兵想了一下，轻蔑地说：

“那上来吧，蠢驴！”

村妇敏捷地跳上了船，坐在船夫旁边。船夫把船撑开了去，船就在雨后涨了水的浑浊的伊斯克尔河上漂荡起来了。此刻河面被透过云层隐入山后的落日的余辉映射着，波影银光荡漾。

二

可怜的契洛佩克村妇的确是急急忙忙赶往修道院去。她怀里抱着的是个半死不活的两岁的孙子，这个孤儿这两个星期以来一直患着重病。两个星期来他日见消瘦，病情越来越严重，巫婆的药治不好他的病；符咒和伏拉察的土医生也全都无能为力；村中的神甫为他念了祈祷文，丝毫也没有奏

— 猿 —



效。最后只剩向圣母祷告这一线希望了。“到修道院里去给孩子念念经吧，念念经吧！”村里的妇女们也对她这么说。这天下午她看见孩子时，吓了一大跳：孩子像死了一样。得赶快！但愿圣母可以救他……尽管现在时局很紧张，今天她还是动身去往契列皮什圣母修道院了。当她经过栎树林往伊斯克尔河走去的时候，打树林里走出来一个青年，他穿着一身胸前缀着绦饰的怪异的紧身衣服，背着步枪。他的面庞消瘦而苍白。“大娘，给我点面包！我就快饿死了！”他挡住了她的去路对她说。她马上就觉察出：“他正是现在被追缉的人其中的一个！……天啊！”伊利察吃惊地悄悄对自己说。她在布袋里摸了一阵子，发觉出门时竟忘记了带面包，只剩一些干面包皮剩在布袋底里。她拿给了他。“大娘！我能在这个村子里躲上一躲吗？”他怎么能躲到契洛佩克村里呢？那里现在像着了火一样危险，他将会被出卖给土耳其人的。再说，又穿着这身衣服！“不行啊，孩子，这不行！”她对他说，一面慈祥地望着他那张饱受折磨的显得神色怅惘的脸庞。她想了一下，又说：“你躲起来吧，孩子，现在躲到树林中去，不然是有人会看见你的。今晚你等着我，你在这里转悠着，我会再来这儿来找你的。我要给你带面包回来，还拿件衣服来……穿这样的衣服不行啊！我们全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年青人的那张受苦的脸孔上闪现出希望的光辉。“我一定会等着你，大娘；你走吧，谢谢你，大娘！……”她看着他一瘸一拐地消失在树林中了。她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她匆匆向河边走去，一边想道：“就让我做了这件好事吧……这个可怜的人！看他成什么样子了啊！……愿上帝赐福给这病孩子，保佑他活命吧。圣母啊，帮助我赶往修道院

— 源 —



去，天啊，保护他吧，他是个保加利亚人，是为了基督教的信仰而献身的啊。”

她决定把所有这一切都告诉那位慈祥而善良的保加利亚老修道院长，然后拿些面包和乡下人的衣服，等一为病孩子做完祈祷，就立刻返回来，在天黑时找到那个逃亡者。

所以她现在匆匆忙忙地拼命赶路，假如上帝赐福的话，她是要过去拯救两条性命的。

三

夜幕已经笼罩了契列皮什修道院。伊斯克尔河的峡谷胆怯地默默呆在暗黑的天空下；流水在河谷里单调而哀伤地喧响，然后在河湾处，在陡立峻峭的岩崖中间轰鸣着消逝了。对岸的“老姬坡”山岩现在是一团阴影，黑洞洞、阴沉沉地伏在那里。这时已经很难辨认它那些漆黑的岩穴和那些栖落着昏昏欲睡的苍鹰的孤零零的尖顶。修道院睡着了，一片寂静和荒芜。

突然有人敲叩着修道院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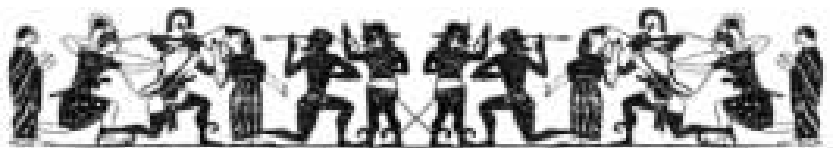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狗吠了。敲门声又响起了第二遍、第三遍。

一个仆役走进院子里，同时又有一个修道士走出了僧房，穿着肥腿长裤，却没有戴僧帽。

“伊凡，是谁在敲门？”修道士惊惶地问，他在长椅的靠背栏杆旁边站住了，在那靠背栏杆上摊晾着一些黑乎乎的衣服。敲门声一阵紧过一阵。

“大概是‘那些人’吧！该怎么办呢？别让他们进来！院长不在家……等等，先问明白再说！”

— 缘 —



“谁呀？”仆役高声问道，随后又细细地听了听。然后说：“好像是个女人在叫门。”

“都这个时候了，哪儿来的妇女？准又是那些人，要不然就是土耳其人……或许是土耳其人吧……今天晚上他们会把我们全部杀掉的……他们到这里来搜查……这里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能让他们动……愿上帝保佑吧！”

门外又发出了叫喊声。

“是一个女人在叫门。”仆役重复说，“你是谁呀？”

“伊凡呐，我是你的大婶，契洛佩克村的伊利察，快点开门……唉！上帝保佑你，快开开门吧！”

“你是一个人吗？”仆役又问道。

“我是一个人带着孙子来的，伊凡！”

“留神别让人骗了！”艾夫提米修道士对仆役说。伊凡壮起了胆子，走近门边，从瞭望孔里看了一下。等修道士也尽力在黑暗中弄清楚外面的确是一个妇人，而且是独自一人之后，他才让伊凡去打开大门。大门吱呀响了一声，放村妇进来，立刻又锁上了。

“见你的鬼啦！你到这里干什么来了，伊利察？”修道士生气地问道。

“孙子得病了，病简很严重……院长在哪儿？”

“到贝尔科维察去了。你找他做什么？”

“找他为孩子做祷告……现在怎么办呢？……你为他做祈祷吧。”

“在这深更半夜里做祈祷吗？……孩子得病了，那我有什么办法呢？”修道士气愤地嘟囔着说。

“你无能为力，上帝才是万能的。”

— 远 —



“你先去睡觉吧，有事明天再说……”

村妇苦苦哀求，执拗地恳求着。谁知道到明天会出什么事呢。孩子病得厉害，生病是不等人的。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他。应该付多少钱她都会付的。

“你疯了吗？你叫我们半夜三更打开修道院的大门，让歹徒进来，让土耳其人闯进来，叫修道院遭殃！”

他一边这样斥责着，一边走进他的僧房，一会儿就穿上长袍走了出来，只是光脚穿着鞋，却没有戴帽子。

“走吧！”

她跟着他走进了教堂。修道士点燃了蜡烛，披上了袈裟，拿起祈祷书。

“你把病孩子抱过来！”

伊利察把孩子凑近了烛光，孩子的脸色黄得像蜡一样。

“孩子死了！”修道士说。但孩子深陷下去的两只眼睛微微睁开了，似乎在驳斥这种说法，它们在烛光的映照下像是两颗小星星。

修道士把袈裟罩在孩子的脑袋上，仓促地念完了祈求恢复健康的祷文，在病孩子身上画了个十字，便合上了经书。村妇亲吻了修道士的手，把两个格罗什放在他的手里。

“假如命中注定他能活，他就会活下去的……现在你去前廊睡觉吧。”修道士说完，就拿起了蜡烛要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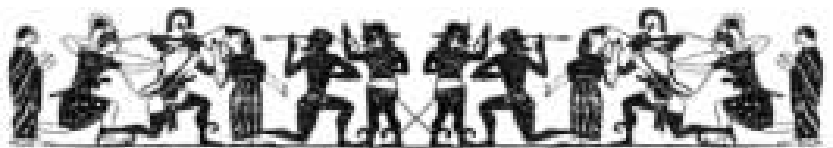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等一下，艾夫提米修道士……”村妇犹豫不定地说。他转过身来。

“还有什么事呢？”

她压低了声音说：

“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我们全都是基督教徒……”

— 苑 —



修道士生起气来。

“你想跟我商量什么呢，还说什么基督教徒不基督教徒的？快去睡觉吧，千万不要点蜡烛，或许有人会从山上看到烛光，来这里做客的……”

修道士这里说的“有人”指的是“起义者”，村妇也清楚了这一点。她的脸色变得忧虑起来，声音颤抖着说：

“别害怕，不会有人来的……”

她显出更加神秘的样子接着说：

“刚才我从村子里出来的时候，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

紧皱双眉的修道士脸上显现出了畏惧与恼怒的神色。他知道，这个妇人要跟他说的是是一件危险的事，于是嚷了起来：

“我什么都不要听，别跟我商量。你知道个什么，就自个儿知道好了。难道你是来这里威吓修道院的吗？”

本来村妇还想说什么，但是听到了这个回答，话就梗塞在嗓子眼里了。她无望地跟在愠怒的修道士的身后走出了教堂。

“我不准备留在这儿过夜！”村妇说。

修道士惊讶地瞧着她。

“怎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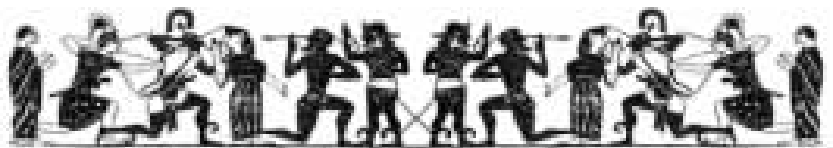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要回去，立马就走……”

“你疯了吗？”

“你说我疯也好，不疯也罢，反正我得走。明天一大早，我还有活儿要干呢。你给我一点面包吧，我饿了……”

“面包你拿多少都行……伊凡，给她面包。但是我不能

— 愿 —



再打开大门了。”

村妇嚷嚷着要走，艾夫提米修道士也不愿留她。可是再打开大门吗？这十分危险。可能有坏人冲进来……又有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呢……最后他想到，既然这个妇女已经见过那些人，已经跟他们碰过头，假如土耳其人嗅了出来，或许会给修道院带来什么灾难。不行，得赶紧让她离开这儿，得赶她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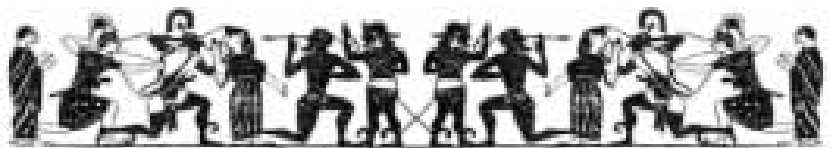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你快走吧。”他说。

村妇把孩子放在靠背栏杆的旁边，把伊凡拿来的半个面包包装进布袋里，重新又抱起孩子，走了出去。大门在她身后立刻关上了，并且上了锁。

四

伊利察大娘在漆黑的夜里往伊斯克尔河走去，这时河对面一个起义者正在等候着她。她觉得很心烦，因为修道院长不在，她不敢也没有能够同她遇到的那个暴躁易怒的修道士商量这个事。她爬上修道院后头的悬崖，走到通往伊斯克尔河的路上。在朦胧的夜色中，河对岸的岩峰和山冈的轮廓十分清晰地屹立着，白天看起来凄然惨淡，现在看起来更是阴森可怕……由于伊利察忧心忡忡，极其不安，四周的一切在她的心目中全显得凶多吉少了。她走到崖顶的大榆树底下，就在冰凉的地上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孤寂的群山沉睡着，万物全静悄悄的，主宰着大自然；只有河水仍然那样在底下的深渊里喧嚣着，在那边岩壁底下没有一丝亮光的地方，静静地蜷伏着修道院的圆塔顶与前廊。右边传来了留提罗德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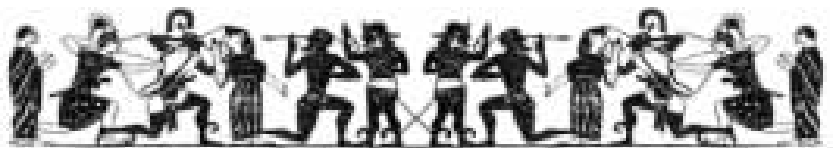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 怨 —



的狗吠声。她重新又站起身来，不过她怕走过村子，就打左面绕了过去，顺着陡峭的岸坡，穿过田地小跑着朝下走去。

很快她就来到了伊斯克尔河旁。

船就停在岸边。伊利察走到船夫住的小屋前，想叫醒船夫，摆渡过河，但是屋里没有人，显然船夫害怕在这儿过夜。她一时没有了主意，便向着停船的地方去。伊斯克尔河咆哮奔腾，她看见黑黝黝的波浪闪着光芒，不由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这怎么办呢？难道要等到天亮吗？尽管留提勃罗德的晨鸡已经开始啼鸣，表明天快要亮了，她却想也不愿去想它。这怎么办呢？除非她自己试着渡过河去；她见过别人划船……这对她来说这是件危险的事，但是如果她想找到现在那个正在树林里等着她的、就快要饿晕了的、担惊受怕的年青人的话，除了这么办她也没有其他的出路。她想到这里，就把孩子放到沙地上（这时她几乎把孩子都给忘记了！），弯下腰去想解开船拴在木桩上的铁链。可是她吃了一惊，原来铁链子没有拴住，而是用一把铁锁锁在了木桩上，这肯定是土耳其人干的，以防止晚上有人过河。她瞪直了眼睛站起了身来。留提勃罗德的雄鸡更频繁地啼鸣起来，东方天边已经发白，一两个钟头之后就要破晓了。她绝望地呻吟起来，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想挣断铁链或拧断那把锁。但没过多久，她就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又气喘吁吁地直起身来，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突然间她又第三次弯下了腰去，两只手抓住木桩，想要把它拔出来。木桩多年以来深深地埋在地里，就跟长牢了一般。她拼命拔着，一双风吹日晒的乡下人的手用力攥着，胳膊肘像钢铁一般坚韧有力，她的骨节由于用力过猛而格格作响，滚热的汗珠顺着脸庞往下



淌。她如同砍了一车柴禾那样又乏又喘地直起腰板来，透了一口气，又干了起来。她鼓足了力气，使劲转动着木桩，吃力地弯下了身子，想把木桩拔出来。她那老年人的胸膛里呼呼直喘气，两只脚陷在沙地里，只露出了踝骨。经过半个钟头吓人的搏斗以后，木桩松动了一点，栽木桩的窟窿也变大了，木桩终于被拔了出来。链条在寂静中轻轻地当啷响了一下。

这时伊利察得胜般地长吁一口气，跌坐在沙地上，几乎晕了过去……几分钟之后，一条小船便载着伊利察、孩子与木桩漂游在浑浊的波涛之上了。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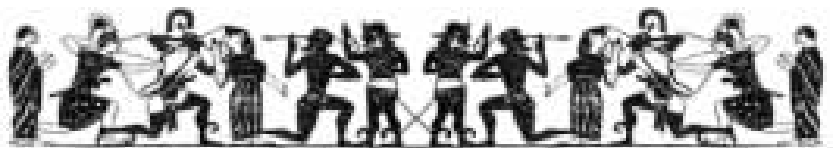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伊斯克尔河在这里冲出了山崖屏立的喉眼，奔泻到宽阔的河道上，在低矮平坦的岸边流淌过。船在河上漂荡着，并不听从村妇那支运用不灵的船桨的操纵。因此船越漂越远，驶过了平常停泊的地方。伊利察不安地凝视着，生怕再返回原来的那个岸边。终于一股急流把船只冲近了对岸，好不容易村妇才把船靠岸。她抱起孩子下了船，立刻向河坡上的树林走去。她走进树林，就快到当初她同起义者相遇的地方时，看见一个人影在树干中间一闪而过，她认出了就是他。起义者向她迎了上来。

“晚上好，年青人。这个是给你的。”

她掏出了面包递给了他。她知道现在对于起义者来说最要紧的就是面包。

“谢谢你，大娘。”他感激地回答说。

— 八 —



“等一会儿，先穿上这个吧！”她把盖在孩子身上的衣服递给了他。“这是我从修道院偷来的，愿上帝宽恕我的罪……”

伊利察临走时从栏杆上偷了这件衣服送给逃亡者，以为那是仆役的。但是等到年青人把它穿到身上的时候，她才出乎意料地发现，这原来是修道士的长袍！

“没关系，反正一样可以暖和身子！”说着他就用这件干燥的粗呢袍裹住已经冻僵了的身体。

他们往前走去。起义者一边走，一边默默无闻地吃着面包。他冻得直发抖，腿瘸得厉害。他是个约莫二十岁上下的没有胡须年青人，瘦高个儿。老妇人为了让他稳稳当当地吃东西就没有问他是什么人，打哪儿来的，只是悄悄对他讲些话；然而她的好奇心不久之后就占了上风，她问他是打哪儿来的。他告诉她，自己并不是从巴尔干山上下来的，而是从平原来的，前天晚上他在维斯列茨的葡萄园里落下了队伍，他从那儿来这里一路上受了很多惊吓，遇到了很多危险，两天两夜都没有吃东西，累得要命，腿摔伤了，并且还发着烧，现在要到巴尔干山去找队伍或是找个地方躲藏起来。

“孩子，你走不动了吧，”她对他说，“把枪给我，让我替你拿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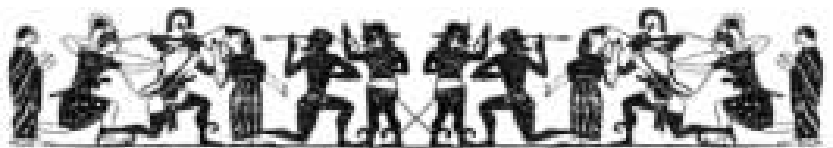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她左手拿着枪，右手紧紧地抱住那个孩子。

“走呀，走呀，快点走吧，年青人。”

“现在我躲到哪里去呢，大娘？”

“哪里？当然是去我家里啊！”

“当真吗？大娘，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人！”小伙子感



激地回答说，接着就俯身下去，吻了吻妇人抱着孩子的那只满是裂纹的手。

“现在大家都给吓怕了，要是他们知道这件事，会把我活活烧死的。”村妇继续说，“但是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里呢？你没法逃跑，契尔卡斯人，但愿上帝让他们一个个全遭殃瘟死，他们会找到你的，村子里也有他们这类人。你们这些年青人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这个倒霉的世界就这样简单推翻吗？……他们会像宰小鸡那样杀掉你们的。可是你现在又上不了山！”

她把枪也握到右手中，用左手搀住他的胳膊，一起往栎树林的深处走去。通过树木能够看见，东方的天际更加发白了，契洛佩克的雄鸡刺耳地啼鸣起来，星星已经不再那么显眼。天开始破晓了。假如一直走的话，他们离契洛佩克还有半个钟头的路程；可是要像这个年青人那么走法，再有两个钟头也没办法走到的。村妇着急起来，假如她有翅膀的话，真想带着他一起飞去才好。他往周围看了看。

“天快亮了，大婶。”他说。

“坏了，我们赶不及了。”她痛心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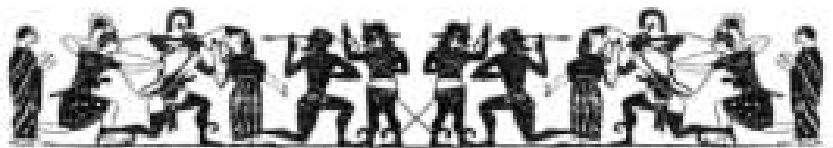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他们又走了一会儿。对面传来了人声。村妇停止了脚步。

“这样不行啊，孩子，我们得另外想办法……”

“怎么办呢，大婶？”年青人问道，现在他把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当成了自己的母亲、救星与神灵。

“你躲进树林去吧，一直等到今天晚上。天一黑我就会来找你的。喏，还是在这儿会面，我会带你躲进我家去的。”

年青人也认为这是再好的办法了。村妇递还给他的那支



枪。

“再见！”

这时伊利察摸了摸孩子，哭了出来：

“啊呀，我的妈呀！这孩子已经死掉了，小手冰凉的！”

起义者一下子怔住了。村妇的悲痛令他不知所措，他想说些安慰她的话，但是一句也说不出来。现在他看到，自己已无权再对这个高尚的妇女要求再多的帮助了，因为此刻她已被一种巨大的个人忧愁折磨得伤心欲绝。

“啊呀，我的妈呀！我的心肝啊……”她盯着孩子的小脸，绝望地痛哭起来。

起义者往树林走去，神情紧张而失望，但老妇人却在他身后用哭声喊着说：

“孩子，好好躲上一天。晚上还是在这里，我会来找你的……”

说着，她就消失在深色的树干当中了。

六

连日来阴雨绵绵，这天清早，五月的太阳欢乐地在晴朗的天空上兴起。从西什曼山岩开始展宽的壮丽且漫长的山谷呈现出绚烂迷人的景色，换上了春季的绿装。阳光下波光闪烁的河流像条银带般地横贯在山谷之中。这条河时而流过长满橡树与山毛榉的陡岸，时而流过布满岩穴或是奇峰异石的陡峭岩壁。这些光怪陆离的山岩是岁月与大自然的独特产物。河一出了西什曼山岩，就结束了它在狭窄的峡谷与无数的山湾中的惊涛险阻。

— 源 —

